



DAVID COPPERFIELD

爾菲波科·衛大

譯 斯 秋 董 著 斯 根 狄 · C

行 發 售 書 聯 三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PDG

集選斯根狄・C

DAVID COPPERFIELD

爾菲波科・衛大

譯斯秋董 著斯根狄・C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三

聯
名
書
店
PD

第二十九章 我又去斯提福茲家中訪問他

在早晨，我對斯本羅先生說，我要請一個短時期的假，因為我不受任何薪金，那個難講話的約金士先生也就不覺得討厭，所以請假是沒有困難的。我趁機會問斯本羅小姐好。當我說話時，我的聲音膠在喉嚨裏，我的眼睛模糊起來。斯本羅先生並不比談一個平常人時懷着更多的感情回答說，他很感謝我，她很好。

我們作學徒的事務員，因為是狀師們那高貴階級的幼芽，享受那末多的優待，我幾乎無時無刻不是自由的。不過，因為我不想在當天一兩點鐘以前到海給特，也因為我們那一早晨法庭中又有一件小小的出教案，我同斯本羅先生很愜意地出席了一兩個鐘頭。這案子由狄普京斯提交審判，目的在感化布洛克的靈魂。這兩個人都是教會委員。據說其中一個在爭論中把另一個推到一架抽水筒上。那架抽水筒的柄指向一所校舍，那所校舍建立在教會屋頂的山形壁下，所以這一推是一種宗教上的失禮。這是一件很有趣的案子；我在腳車的箱座上，想念着博士院和斯本羅先生所說碰一碰博士院就要使國家衰落的話，一直來到海給特。

斯提福茲夫人見了我很高興，洛莎·達特爾見了我也很高興。我又驚又喜地發見，黎提摩不在那里，由一個羞怯的、帽子上帶藍色結子的、客廳小大姐侍候我們。那個小大姐的眼光，比起那個體面人的眼光來，偶然碰到時使人更多愉快，更少惶恐。但在我到後半小時以內，我格外看出的是達特爾小姐加在我身上的密切的注意的觀察；以及她似乎在比較我的臉和斯提福茲的臉。斯提福茲的臉和我的臉，然後埋伏以等待兩者中間出現什麼那躲躲藏藏的態度。我每次向她看時，必然看見她那生有猙獰的黑眼睛和探索的額頭的急切的臉專注在我的臉上，或突然由我的臉轉向斯提福茲的臉，或同時兼顧我們兩個的臉。在這山貓一般的檢查下，當她見我看這一點時，她一點也不退縮，一味帶着一種更加專注的表情把她那銳利的眼光

釘在我身上。雖然我問心無愧，雖然我知道她不能猜疑我的任何罪過，但在我她那奇特的眼睛前退避了，實在無法忍受它們那饑餓的光芒。

在那一整天，她似乎瀰漫了全所住宅。假如我在斯提福茲房中同他談話，我聽見她的衣服在外面的小廊子裏淅淅沙沙地響。當他和我在宅後草地上從事我們舊日的運動時，我看見她的臉，像一盞遊來遊去的燈，從這個窗子移到那個窗子，終於停在一個窗子裏，監視我們。當我們四個人在下午出外散步時，她用她的瘦手像彈條一般握住我的臂，把我留在後面，斯提福茲和他母親則向前走出了聽覺以外，她這時對我談話了。

『你已經有許久，』她說道，『不到這裏來了。是你的職務真的那末引入，那末有趣，以至吸住你的全部注意力嗎？我所以這樣問，因為我是無知的，總要得到指教。真的嗎，究竟？』

我回答說，我很喜歡那職務，但我當然不能把它稱頌得那末好。

『噯！我知道了很高興，因為我在錯誤時總喜歡得到糾正，』洛莎·達特爾說道。『你是說那職務有一點乾燥嗎，或許？』

『噯！我回答說，或許那職務是有一點乾燥。』

『噯！所以你需要安慰和變換——刺激，諸如此類？』她說道。『啊！誠然！不過對於他——呢？——不是有一點太那個嗎？我並非說你？』

她的眼光向臂上挽着母親的斯提福茲走着的地點迅速的一瞥，使我知道她所指的是誰；但在那以外，我就完全莫名其妙了。沒有疑問，我顯出那樣子來。

『那種事不——我並非說是，我不過想知道——那種事不很吸引他嗎？那種事不使得他在訪問他那盲目的溺愛者上，或許，比往常更疏忽一點嗎？——呢？』又向他們作了迅速的一瞥，也向我作了那樣一瞥，似乎要看透我最深處的思想。

『達特爾小姐，』我回答道，『請不要想——』

『我不會！』她說道。『噯，哎呀，不要以為我想任何什麼！我並不多疑。我僅只問一個問題。我不發表任何意見。我要根據你告訴我的話建立一種意見。那末，不是那樣的得！我知道了很高興。』

『那當然不是事實，』我不知所措地說道，『縱然斯提福茲離開家庭比往常久，我也不能負責，直到現在，假使不從你聽說，我實在並不知道。在昨晚以前，我這許久都不曾見過他呢。』

『不會？』

『實在的，達特爾小姐，不會！』

當她正面看我時，我看見她的臉愈來愈鋒銳，愈來愈蒼白，那一道舊傷痕延展開來，切過那走了樣的上脣，深入下脣，向下斜到臉上來。我覺得在這一道傷痕上，在她的眼睛的光澤上，有一種實在可怕的東西。她固定地看着我說道：

『他在作什麼？』

因為非常喫驚，我把這幾個字重複了一遍，與其說是對她說，不如說是對我自己說。

『他在作什麼？』她懷着似乎足以燒掉她的一把火一般的熱情說道，『那個人從來眼中帶着一種不可測的虛偽，看我在參與什麼？假如你是高尚的，忠實的，我不請你出賣你的朋友。我只請你告訴我，正在牽引他的，是憤怒嗎？是仇恨嗎？是驕傲嗎？是浮躁嗎？是某種瘋狂的幻想嗎？是愛情嗎？究竟是什麼？』

『達特爾小姐，』我回答道，『我怎樣告訴你，你才會相信我呢？我不知道斯提福茲與我第一次來這里時有任何不同，我完全想不出，我斷乎相信沒有。我幾乎連你的意思也不懂。』

當她依然固定地看我時，一種搖撼或顫動（我不把這個與痛苦的觀念分開）侵入那殘酷的傷痕，並把她的嘴唇的一角掀起，彷彿含有輕蔑，或藐視它的對象的一種憐憫。她趕快把手放在那上面——一隻那末纖瘦的手，當我見她用來在火前避險時，我曾在思想中拿它與細磁比較——既經用一種迅速的兇猛的熱情的態度說過『關於這問題，我要你絕對守秘密！』再不說一句話了。

斯提福茲夫人在她的兒子的侍奉下格外快活，斯提福茲這一次，也格外關心她，尊重她。我覺得，看他們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不僅由於他們相互的愛慕，乃由於他們中間強烈的相似，在他是傲慢和躁急的態度，在她則被年齡和性別軟化為一種仁慈的威儀了。我不只一次地想，在他們中間，沒有嚴重的失和的原因便好，否則，兩個那樣的性格——我應當說，同一性格的

兩種濃淡不同的影子——比人類中相反的兩個極端更難和解呢。這意見並非出於我自己的明察，我必須承認，乃出於洛莎·達特爾的一句話。

她在晚餐時說道：

「噫，話雖如此，不過一定告訴我，不拘什麼人，因為我曾經整天在想，我也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洛莎？」斯提福茲夫人接過去說道。「千萬，千萬，洛莎，不要神神祕祕的。」

「神神祕祕的！」她叫道。「噫！真的嗎？你以為我那樣嗎？」

「我不是不斷地懇求你，」斯提福茲夫人說道，「用你自己自自然然的態度，明明白白地說話嗎？」

「噫！那末，這不是我的自自然然的態度了吧？」她接過去說道，「現在你必得真地寬恕我，因為我請求指教。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自己。」

「這已經成爲一種第二天性了，」斯提福茲夫人不帶任何不快地說道，「不過我記得——我相信，你也應當記得——你的態度先前不是這樣，洛莎；那時你的態度並不那末多疑，而且更相信人。」

「我相信你是對的，」她接下去說道，「那壞習慣竟這樣在一個人身上生長！當真不那末多疑而且更相信人？我怎能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呢，我奇怪！喂，太奇怪了！我應當研究怎樣恢復我先前的自己。」

「我但願你那樣，」斯提福茲夫人含着微笑說道。

「噫！我真要那樣了，你知道！」她應聲道。「我要從——讓我想一下——從詹木斯學習坦白。」

「你肯向他學習坦白，洛莎？」斯提福茲夫人迅速地說道——因為洛莎話中總有一種諷刺的意味，雖然她的話，像這次一樣，是在世間最不自覺的態度下說的——「再好沒有了。」

「我相信那是不錯的，」她帶着不平常的熱情回答道。「假如我相信任何東西，當然，你知道，我相信那是不錯的。」

我覺得斯提福茲夫人後悔方才着了一點急，因為她隨即用一種和藹的腔調說道：

「得，我的親愛的洛莎，我們還不會聽見你所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我所要知道的？」她帶着使人難堪的冷峻回答。「噯！那不過是，在道德的性質上——這字眼用得恰當嗎？」

「沒有什麼不恰當，」斯提福茲說道。

「謝謝你——在道德的性質上彼此相同的人們，萬一他們中間發生了任何嚴重的意見不同的原因，是否比不處於那種情形下的人們更多慣性地深刻地分裂的危險？」

「我應當說是的，」斯提福茲說道。

「你這樣想？」她應聲道。「哎呀！那末假定，舉例說——任何未必有的事都可以用來假定——你和你母親起了一場嚴重的爭論。」

「我的親愛的洛莎，」斯提福茲夫人和藹地笑着插嘴道，「提一種別的假定吧！詹木斯和我知道我們彼此相對的責任，我祈禱上天，不會有那樣的事！」

「噯！」達特爾小姐沈思地點着頭說道。「當然，那就可以免掉爭論嗎？哈，當然可以。底確，哪，我高興與我蠢到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知道你們彼此相對的責任可以免掉爭論，那就太好了！非常多謝你。」

還有一個與達特爾小姐有關的小場面，我不應當省略；因為，在後來，當一切無從補救的過去顯露出來時，我有理由記起這場面來。在那一整天，特別從這階段起，斯提福茲從從容容地運用他那絕頂的技巧，想使這個怪僻的人成爲一個愉快的滿意的同伴。他的應當成功，並不使我喫驚。她的應當反抗他那有趣的手腕——我那時想這是一種有趣的天性——所具迷人的力量，也不使我喫驚；因為我知道她有時是偏執的，多疑的。我見她的面貌和態度慢慢地改變；我見她帶着逐漸增加的美慕看他；我見她愈來愈無力地，但永遠忿忿地，彷彿責備她內心的軟弱一般，嘗試抵拒他所賦有的迷人的力量；我終於見她那鋒利的目光軟下來了，她的笑容變得很溫和了，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整天懼怕她，我們一同談笑着坐在火爐周圍，彷彿我們都是孩子一般沒有顧忌。

是因為我們在那里坐得太久了呢，或是因為斯提福茲決意不失常他已經得到的優勢呢，我不知道；不過，在她離開以後，我們在餐室中留了不過五分鐘。「她在彈豎琴呢，」斯提福茲在餐室門旁輕輕地說道，「這三年以來，我相信，除了我母親，沒

有人聽她彈過。」他帶着一種奇特的立即消失的微笑這樣說；於是我們走進那房間，發見她獨自在那里。

『不要起來！』斯提福茲說道（她已經起來了）『我的親愛的洛莎，不要發一發慈悲，唱給我們一支愛爾蘭歌吧。』

『你喜歡愛爾蘭歌嗎？』

『非常喜歡！』斯提福茲說道。『勝過一切別的，雛菊在這里，他也從靈魂中愛音樂。唱給我們一支愛爾蘭歌吧，洛莎！讓我像往常那樣坐下來聽。』

他並未接觸她，也未接觸她坐過的椅子，不過生在豎琴旁邊。她在豎琴旁邊站了一小會，帶着一種奇特的樣子，用右手作了一套彈琴的動作，但不使它發聲。她終於坐下，突然把豎琴拉過來，又彈又唱了。

我不知道，在她的彈唱中，有一種什麼東西，使得那個歌成為我生平聽過的或想得到的最不平凡的歌。在那個歌的實體中，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彷彿那個歌從來不會寫出過，譜出過，一直從她內心的感情中迸出來；她的感情在她那低低的聲音中，得到不完全的表現，當一切寂靜時，她的感情又蜷縮起來了。當她又倚在豎琴旁邊，用右手彈奏它，但不使它發聲時，我呆住了。又過了一分鐘，下面的事把我從那恍惚狀態喚醒——斯提福茲曾經離開座位，走到她的身邊，愉快地用臂攬着她說道：『來呀，洛莎，我們將來要非常相愛了！』她曾經打他，用一種野貓的狂暴把他推開，然後衝出室外去。

『洛莎是怎末一回事？』斯提福茲夫人進來說道。

『她作過一小會的天使母親，』斯提福茲回答道，『因此，按照無往不復的定理，她已經陷入相反的極端了。』

『你應當小心，不要惹她，詹木斯。她的脾氣已經變壞，記住，不要逗她。』

洛莎不會回來；在我去斯提福茲房中道晚安以前，也不再有人提到她。那時，他嘲笑她，問我曾否見過這樣一個兇猛的小猜不透。

我表示了我當時所能表示的詫異，問他能否猜出，她這末突然地生這末大氣是爲了什麼。

『噫，天知道，』斯提福茲說道。『隨你怎樣想——或什麼也不爲！我告訴過你，她把每一樣東西，連她自己也在內，都拿來磨，把它磨利。她是一種有刃的東西，需要很小心地應付。她永遠是危險的。晚安！』

「晚安！」我說道，「我的親愛的斯提福茲！明早在你睡醒以前我便去了。再見吧！」

他不願放我走，他站在那里，像在我自己房中那樣，伸直兩條臂，一隻手放在我一邊肩上。

「維菊，」他含着微笑說道——「因為這不是你的教父和教母給你起的名字，只是我最喜歡用來稱呼你的名字——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你能把這名字給了我！」

「哈，這有什麼不能，」我說道。

「維菊，假如什麼事一旦使我們隔絕，你應當想念我最好的一面，大孩子。來呀！讓我們這樣約定。假如環境一旦把我們分開，想念我最好的一面！」

「在我眼中，斯提福茲，你沒有最好的一面，」我說道，「也沒有最壞的一面。你在我心中永遠受到同等的愛慕和重視。」因為我一度冤枉了他（雖然只是一種不成形的思想），我在內心感到那末多的悔恨，自首那樣作過的話已經浮上了嘴頭。倘若不是顧慮到我必須出賣艾妮斯的友誼，倘若不是我未想定怎樣提出這問題才能免除上面那種危險，在他說「上帝保佑你，維菊，再見！」以前，我的話一定說出來了。在我的猶疑下，我的話並未說出；於是我們握手，然後分別了。

我黎明起身，既經盡可能安靜地穿上衣服，然後向他房中張望。他睡得很實，像我在學校時常見的那樣，頭枕在臂上，安安逸逸地躺在那里。

時光應節而來，而且來得很快，那時我幾乎驚奇，當我看他時，竟沒有任何什麼擾亂他的睡眠。但他像我在學校時常見的那樣睡下去——讓我再想念一下那時的他吧；於是，在這靜靜的時間，我離開了他。

——哦，上帝饒恕你，斯提福茲！永遠不再懷着愛慕和友誼接觸那靜止的手了。永遠，永遠不再了！

第三十章 一種損失

我在晚間到達雅茅斯，先去旅店。我知道辟果提特備的房間——我的房間——假如那偉大的賓客（在他前面，一切活人必須讓位）不在那裏，大致不久就要有不少人住了；因此我先去旅店，在那裏用過飯，也定下了床位。

我十點鐘離開旅店。許多商店都關了門，市鎮變得很蕭條。當我來到歐默——約蘭公司時，我發見百葉窗已經關起，但店門却開着，因為我望得見裏面靠近客廳的門吸菸的歐默先生，我走進去，問候他。

「啊，哎呀！」歐默先生說道，「你覺得好嗎？坐一下——不反對吸菸吧，我希望？」

「一點也不，」我說道。「我喜歡——看別人吸。」

「什麼，你自己不吸嗎，呃？」歐默先生笑着接下去說道，「也好，先生。這在青年人是一種壞習慣。請坐。我自己爲了氣喘才吸呢。」

歐默先生爲我騰出地方，擺上一張椅子。他這時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坐下來，用力對他的菸斗喘息，彷彿菸斗裏含有一種少了他便得死的東西。

「聽了巴吉斯先生的壞消息，我很難過呢，」我說道。

歐默先生一面帶着一種鎮靜的神色看我，一面搖頭。

「你知道他今晚的情形怎樣嗎？」我問道。

「倘若不是由於忌諱，先生，」歐默先生回答道，「這是我應當向你提出的問題呢。這是我們這一行的一種缺點。當一個關係人害病時，我們不能問候他。」

我還不會想到這困難；雖然當我進來時，我也已經懷有聽見那老調子的疑懼。不過，既經提出來，我便加以承認，也就照那樣說了。

「是的，是的，你懂得啦，」歐默先生點着頭說道。「我們不敢那樣作呀。乖，假如說『歐默——約蘭公司向你致意，問你今天早晨——或今天下午——覺得怎樣？』這將成爲使大多數關係人不能復元的一種震驚呢。」

歐默先生和我相對點頭，歐默先生藉了菸斗的幫助恢復了呼吸。

「有一些事使這一行的人們不能隨意表示他們的關切，」歐默先生說道。「就我來說吧。假如我認識巴吉斯一年，當他走過時點一點頭，我認識他四十年，也止於如此。我可不能去說『他好嗎？』」

我覺得這使歐默先生很難堪，也就把這意思告訴他。

「我希望，我並不比別人好利，」歐默先生說道。「看看我吧！我的呼吸隨時可以斷，就我自己所知，在那種情形下，我大致不會好利的。在一個知道他的呼吸就要斷，什麼時候一定斷（彷彿一架風箱被割開一般）的人，在一個作了祖父的人，我說大致不會的，」歐默先生說道。

我說道，「完全不會。」

「並不是我怨恨我這一行，」歐默先生說道。「不是的。沒有疑問，各行有好處，也有壞處。我所希望的是，各關係人養成剛強一點的精神。」

歐默先生擺着很謙讓很和藹的面孔默然噴了幾口煙，然後繼續他先前的話題說道：

「所以，關於巴吉斯的情形，我們只好專聽愛彌麗的報告了。她知道我們的真目的，她對我們不比對一羣羔羊懷抱更多的驚慌和猜忌。敏妮和約蘭剛去那裏，實際上（她一連幾個鐘頭在那裏，幫她的姨母一點忙，）是去問他今晚怎樣；假如你願等他們回來，他們可以給你詳細的報告。你喫一點什麼吧？一盃加水檸檬酒，哪？我自己靠加水檸檬酒來吸煙，」歐默先生拿起他的盆子說道，「因爲據說加水檸檬酒可以滋潤我這討厭的呼吸，由以活動的通路。不過，乖，」歐默先生頓聲說道，「有毛病的並非那條通路呀！給我充分的呼吸，」我對我女兒敏妮說道，「我自會找到通路的，我的親愛的。」」

他實際上沒有多餘的氣息，看他笑是令人懸心的。當他恢復可以談話的狀況時，我謝却了他所提供的點心，因為我剛用過晚飯，同時聲明，既然承他好意款留，我就等他的女兒和女婿回來，隨後我問小愛彌麗怎樣？

「嘿，先生，」歐默先生一邊說，一邊移開他的菸斗，以便他撻他的下頷，「我老實對你說，到她的婚禮舉行以後，我便高興了。」

「爲什麼這樣呢？」我問道。

「嘿，她目前是不安定的，」歐默先生說道，「這並不是說她沒有先前漂亮，因為她更漂亮了——我敢對你担保，她更漂亮了。這並不是說她的工作不如先前好，一樣好。她過去抵得上任何六個人，她現在也抵得上任何六個人。不過，不知怎樣，她沒有心思，希望你懂得，」歐默先生又撻過下頷，吸過一點煙以後說道，「我用下面的句子泛泛地表示的意思：『使勁划呀，用力划呀，一齊划呀，伙伴們，呼啦！』我應當對你說，愛彌麗所缺少的——泛泛地說——就是這個。」

歐默先生的臉和態度是那末善於表達，我可以誠心誠意地點頭，表示我猜透他的意思。我領會的迅速似乎使他開心，他往下說道：

「哪，我認爲這主要地由於她處在一種不安定的狀況，你知道。在辦事以後，她的舅舅和我，她的未婚夫和我，已經談過很多；我認爲這主要地由於她的不安定。你應當時常記得愛彌麗，」歐默先生輕輕地搖著頭說道，「她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小東西。常言道，『你不能用豬耳作錦囊。』」嘿，這我不懂。我却以爲可以作，假如你從幼年開始。她已經用那條舊船作成一個家，先生，那是青石和雲石都比不上的呀。」

「我相信她是那樣的，」我說道。

「看那個漂亮的小東西怎樣依戀她舅舅，」歐默先生說道，「看她怎樣一天比一天牢固，一天比一天密切地把握他，是令人驚奇的。哪，凡有這種情形時，一定有一場鬥爭在進行。爲什麼要使它拖得比需要更長呢？」

我注意地聽那個和善的老人，也全心全意地贊成他的話。

「因此，我對他們提出，」歐默先生用一種從容不迫的調子說道，「這個，我說道，『哪，完全不要以為愛彌麗在時間上受限制。時間可以由你們支配。她的工作已經比想像中的更有價值；她的學習比想像中的更快；歐默和約蘭可以把未滿的時間一筆勾消；你們願意時她便是自由的。假如後來她喜歡作任何小安排，為我們在家中作任何小事，很好。假如她不喜歡，依舊很好。無論如何，我們並不虧本。』因為——你不知道嗎？」歐默先生用菸斗碰一碰我說道，「一個像我這樣呼吸短的人，而且又是一個作祖父的，把一個像她那樣藍眼睛的小花兒待得太苛，大致是不會的吧？」

「完全不會，我可以斷言，」我說道。

「完全不會！你說得對！」歐默先生說道。「喂，先生，她的表兄——你知道她所要嫁的是她的一個表兄嗎？」

「哦，是的，」我回答道。「我熟識他。」

「你當然熟識他，」歐默先生說道。「得，先生，她的表兄（看樣子，職業很好，也很寬裕，）爲了這個，用很豪爽的態度（我應當說，他的態度使我很看得起他）向我道謝，然後租了一所你或我都喜歡看的舒服的小住宅。那所小住宅現在已經完全設備好，像一個玩偶的客廳一樣整潔，一樣齊備，假如不是巴吉斯的病變壞，可憐的人，我猜，這時他們已經成爲夫婦了。事實上，展了期。」

「愛彌麗呢，歐默先生？」我問道。「她已經變得安定一點了嗎？」

「嘿，你知道，」他又搓着他的雙下頷回答道，「那自然是不能期望的。將來的變化和分離，諸如此類，我們可以說，兩樣同時離她近，也離她遠。巴吉斯的死不會把他們的婚事推得很遠，但他的不死不活却有可能。總而言之，這是一種不確定的局面，你知道。」

「我知道，」我說道。

「結果，」歐默先生繼續說道，「愛彌麗依然有一點消沈。又有一點亢奮；總起來看，她或許比過去更那樣了。她似乎一天比一天更愛慕她的舅舅，一天比一天更不願與我們大家分別。我的一句和氣話使她眼中含淚，假如你見她同我女兒敏妮的

小女孩在一起，你永遠不會忘記。哎呦呦！歐默先生沈思着說道，『她怎樣愛那個孩子呀！』

既然有那末適當的一個機會，我想起，在我們的談話未被他女兒和她丈夫的回來打斷以前，問歐默先生，他知不知道馬莎的消息。

『啊！』他搖着頭帶着非常灰心的樣子回答道。『不好。一個悲哀的故事，先生，不拘你從那一方面來看，我從來不以爲那個女孩有什麼罪過。我不願在我女兒敏妮前提起——因爲她會立即阻止我——不過我從來不會提過。我們都從來不會提過。』

歐默先生在我聽見他女兒的脚步聲以前便聽見了，於是用他的菸斗碰我，並且閉起一隻眼睛來，作爲一種警告。她和她丈夫隨即進來了。

他們的報告是：巴吉斯先生的情形『要多末壞有多末壞；』他完全不省人事了；祁力普先生方才離開時在廚房裏悲哀地說，就是把內科醫士學會、外科醫士學會、藥劑士公會都召集起來，也不能幫助他了。祁力普先生說，那兩個學會都於他無益，那個公會只能使他中毒。

聽到這報告，並且知道辟果提先生在那裏，我決定立即前往。我向歐默先生道了別，也向約翰先生和太太道了別，然後懷着一種嚴肅的感情（這種感情使得巴吉斯先生成爲一個完全不同的新人）走向那裏去。

我低聲叩門，辟果提先生出來開門。他見到我時並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末喫驚。當辟果提下來時，她也那樣；事前我已經知道了；據我想，在期待那十分可驚的事時，一切別的變化和驚奇都化爲烏有了。

我與辟果提先生握過手，然後走進廚房，他輕輕地關上門。小愛彌麗雙手掩着臉坐在火爐旁。海穆站在她旁邊。我們低聲說話；時時停下來，聽樓上的任何聲音。在我上一次訪問時，我並不會想到，但我現在覺得，在廚房裏見不到巴吉斯先生，是多末奇怪呀！

『你太厚道了，衛少爺，』辟果提先生說道。

『非常厚道，』海穆說道。

『愛彌麗，我的親愛的，』辟果提先生叫道。『看這裏！衛少爺來了！喂，提起興致來，好孩子！不同衛少爺說一句話嗎？』

她身上顫抖了一下，我現在還可以看見。她的手與我相握時的冷淡，我現在還可以覺到。她的手唯一的活動表示是從我的手中脫出，隨後她從椅子上溜下，偷偷地走過她舅舅的另一邊，靜默地，依然顫抖着，俯在他的胸上。

『像這樣多情的心腸，』辟果提先生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撫摩着她那茂密的頭髮說道，『忍受不住這種悲哀。這在青年人是很自然的，衛少爺，他們未見慣這裏這種煩惱，像我的小鳥這樣怯弱——是很自然的。』

她抱得更緊，既不擡起臉來，也不說一句話。

『時候晚了，我的親愛的，』辟果提先生說道，『海穆來帶你回去呢。喂！同那另一個多情的心腸去吧！什麼，愛彌麗？好孩子？』

她的聲音不會傳到我耳中，但他彷彿聽她說話一般俯下頭來，然後說道：

『讓你與舅舅一同留下？喂，你不會對我作這種請求呵！與你的舅舅一同留下，小女孩？你不久將來的丈夫來這裏接你回家呢？看這小東西，好像我這樣一個暴風暴雨的人，誰會想得到，』辟果提先生懷着無限的驕傲看着我們兩個說道，『不過海穆裏的鹽不如她心裏對她舅舅的愛慕多呢——一個愚蠢的小愛彌麗！』

『愛彌麗這樣作是對的，衛少爺！』海穆說道。『看！既然愛彌麗願意這樣，而且她似乎受了催促和驚慌，我可以留她在這裏過夜。我也留下吧！』

『不，不，』辟果提先生說道。『一個像你這樣結了婚的人——或差不多結了婚的人——你不應當荒廢一天的工作。你不應當又看守，又工作。那是辦不到的。你回家去睡吧。你不怕愛彌麗沒有人好好地照顧，我知道。』

海穆聽從了這勸告，拿起帽子來走了。即使當他吻她時——我每次見他接近她時，總覺得大自然賦給他一個文明人的靈魂——她似乎抱得她的舅舅更緊，甚至想逃避她那入選的丈夫。我隨着他去關門，免得擾動全宅的安靜；當我回來時，我發見辟果提先生依然在對她講話。

『哪，我要去樓上，告訴你姨媽說衛少爺來了，這消息會使她高興一點呢，』他說道。『你可以在火爐旁坐一會，我的親愛

的，烤這一雙冰冷的手。你用不着這末害怕，這末悲傷。什麼？你要同我一道走——得！同我一道去吧——來吧！假如她的舅舅被趕出家門，倒進一個溝子裏，衛少爺，辟果提先生懷着不下於先前的驕傲說道：『我相信她也要同我一道去呢，哪！不過，就要有別人了，沒有多久了——就要有別人了，沒有多久了，愛彌麗！』

後來，當我上樓時，當我走過我的臥室的門時（裏邊是黑暗的，）我本能地覺得她在裏邊，躺在地板上。不過，那究竟是她呢，或是室中紛亂的影子呢，我現在不知道了。

在廚房的火爐前，我有機會想漂亮的小愛彌麗的怕死——這一點，再加上歐默先生告訴我的話，我認作她這樣失常的原因——在辟果提先生下來以前，我甚至有機會更寬大地想這心情的弱點：一面這樣想，一面坐在那裏數時鐘的滴嗒聲，加深我對於周圍嚴肅的寂靜的意識。辟果提把我摟在懷裏，一次一次地祝福我，感謝我，因為在她的苦惱中，她覺得我是一種非常的安慰（這是她說的。）她隨後請我上樓去，嗚咽着說，巴吉斯先生從來喜歡我，稱讚我；他在陷入昏迷以前時常談到我；她相信，假如他再醒過來，只要他有快活的可能，見着我的面，他一定快活了。

當我看見他時，我覺得他那樣作的可能性是很少了。他以一種很不舒服的姿態躺在那裏，頭和肩伸出床外，靠在給過他那末多苦惱和困難的箱子上。我聽說，當他不能爬出床來開，也不能用我過去見他用過的棍子來察考時，他教人把那隻箱子放在床旁的椅子上，從那時以後，他便日夜摟抱它。現時他的背膊放在那上面。時光和世界都在他下面溜走了，但那隻箱子在那裏；他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用一種解釋的腔調說）『舊衣服呦！』

『巴吉斯，我的親愛的！』當辟果提先生和我都站在床脚旁時，辟果提俯在他上面幾乎高高興興地說道：『我的親愛的孩子來了，把我們撮合在一起的我的親愛的孩子衛少爺來了，巴吉斯！替你傳信的人哪，你知道！你不同衛少爺說一說話嗎？』他像那個箱子一樣不能說話，沒有感覺，他的形體從那個箱子得到這唯一的表現。

『他就要同潮水一道去了，』辟果提先生用手遮着嘴對我說道。

我的眼睛模糊了，辟果提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但我低聲重複道：『同潮水一道？』

『沿海的人們，』辟果提先生說道，『不到潮水將近退盡時不會死，不到潮水將近漲滿時不會生——在滿潮以前生不

出三點半退潮，釐潮半個鐘頭。假如他活到潮水再漲的時候，他便能活過滿潮，然後同下一次的潮水一同去。」

我們留在那裏，守候他，守了很久——幾個鐘頭。我的在場，對於那種神識下的他，起有什麼樣的神祕作用，我不要去說；但當他終於開始微弱地說胡話時，他所說的底底確確是關於送我去學校時的事。

「他醒過來了，」辟果提說道。

辟果提先生碰一碰我，懷着大的敬畏之感低聲說道，「他快要同潮水一道去了。」

「巴吉斯，我的親愛的，」辟果提說道。

「C·P·巴吉斯，」他微弱地叫道，「天下沒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看！衛少爺來了！」辟果提說道，因為他現在睜開眼了。

我正要問他認不認得我時，他想要伸出臂來，並且含着愉快的微笑，清清楚楚地說道：

「巴吉斯願意！」

正是退潮的時候，他同潮水一道去了。